

北宋版
通典

別
卷

D691.5
33

1394901

〔日〕〔日〕〔唐〕

杜佑 著
長澤規矩也 校
尾崎康 訂
韓昇 譯
訂

日本宮內藏
廳書陵部
北宋版

通典

別卷

淮陰師院圖書館 139490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宋版通典

全八卷別卷一 總目錄

第一卷(第一冊—第五冊)

目錄・卷第一—卷第二十

第二卷(第六冊—第十冊)

卷第二十一—卷第四十五

第三卷(第十一冊—第十六冊)

卷第四十六—卷第七十五

第四卷(第十七冊—第二十三冊)

卷第七十六—卷第一百十

第五卷(第二十四冊—第二十七冊)

卷第一百九—卷第一百二十五

第六卷(第二十八冊—第三十三冊)

卷第一百二十六—卷第一百五十五

第七卷(第三十四冊—第三十九冊)

卷第一百五十六—卷第一百八十

第八卷(第四十冊—第四十四冊)

卷第一百八十一—卷第二百

別卷

備考

目錄寫

四二缺

食貨一—十二・選舉一—六・職官一—二

職官三—二十二・禮一—五

禮六—三十五

禮三十六—七十

禮六十九—八十五

禮八十六—一百・樂一—七・兵一—八

兵九—十五・刑法一—八・州郡一—十

州郡十一—十四・邊防一—十六

一〇九、一一〇重複 一〇九、一一八寫 一一九、一二〇缺

一七一、一七五寫

一九六、二〇〇寫

通典 別卷 目錄

關於北宋版通典及各種版本

一 北宋刊本	三
二 各種版本	一三
○ 南宋刊本	一三
○ 元刊本	二四
○ 明刊本	二八
方獻夫本	
李元陽本（杜氏通典增入宋儒議論）	
無刊記本	
朝鮮乙亥活字本	
○ 武英殿系統的版本	三四
○ 增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	三四
三 北宋版和其他各種版本的正文	三九

各種版本對校一覽《選舉典》（一三～一八）

四五

北宋本殘頁與缺卷

一二一

卷四二・一一一～一二〇・一七一～一七五 天理圖書館

藏南宋刊本

其他缺頁部分

卷一九六～二〇〇 靜嘉堂文庫藏元刊本

北宋本不明及破損葉補錄與判讀表

五二九

後記

六六〇

關於北宋版通典及各種版本

尾崎康著
韓昇譯

一、北宋刊本

《通典》二百卷（缺卷四二、一一九、一二〇），北宋刊。其中，卷一一一、一一八、一七一、一七五、一九六、二〇〇為補抄本。共四十四冊，藏於宮內廳書陵部。

全書構成 如上所述，《通典》北宋版缺二十一卷，存一七九卷，補抄本尚有首冊總目一本，與北宋版重複者，有一〇九和一一〇兩卷，所據皆為嘉靖三十九年（公元一五六〇）宣賜的朝鮮活字本。茲將殘缺、補抄卷及其冊數對應關係，表示如下。

原本存缺	原本冊次	卷次	序目	現在冊次	原本之別	兩本所缺	卷重複
⑤	1	第1冊	目錄 1	第1冊	補寫	◎	◎
⑤	第1冊	2	1	2	原		
⑤	...	...	...	...	原		
⑤	...	...	...	...	原		
缺1葉 缺3葉	9	10	41 42 43 45	10	原		
⑤	...	...	...	...	原		
⑤	22	23	105 109	23	原	◎	◎
缺	(23)	24	110 111 112	24	補寫	◎	◎
缺	(24)	25	115 116	25	補寫		
缺	(24)	26	118 119 120	26	補寫		
⑤	...	...	...	...	原	缺	缺
缺	(35)	37	171 173	37	補寫		
缺	(35)	38	174 175	38	補寫		
⑤	...	...	...	...	原		
缺	(40)	43	196 198	43	補寫		
		44	199 200	44	補寫		

原本和現本的冊數不同，原本共二百卷，每五卷裝訂成一冊，合二十冊；現本加入原本所沒有的總目，而且，補抄部分有些重複，按二或三卷裝訂，故冊數變了，增加至四十四冊。由於兩種本子的裝訂和內容均略有不同，故將二者分開，先從原本開始介紹。

裝訂 影印本第一卷卷首為彩色照片，赤褐色比實際更深，此為原本二十冊本的第一冊封面。重裝後，補淡褐色的封面（二十六點七×十七點五厘米），天地等處後來在日本被裁去，使得題簽幾乎頂在左邊。空白處打上類似唐葡萄花草紋，但眼下尚不能最後確定。

題簽實際上為雙欄，中間鐫刻「通典」二字，鈐印而成。大致在欄內中央，以墨筆記上「卷一之五」等每五卷組成的卷次，下方則為「此樣四十」及總的冊數。中央上方按《千字文》順序記載冊次，其右下端至中央，乃至整個區域同樣用墨書寫着該冊目錄。這些筆迹都很相似。

此封面的裝幀，與國會圖書館藏《姓解》三卷三冊、尊經閣文庫藏《重廣會史》一百卷二十冊，以及宮內廳書陵部藏《中說》十卷二冊，基本相同。

它們都被認定爲北宋刊本，上面鈐印着後面將要介紹的「高麗國十四葉」印和「經筵」印，表明屬於高麗李朝王府的傳本。

與此不同者，題簽下方用朱筆記入現在的冊數，包括補寫冊。而且，由於第一冊爲原本所沒有的《總目》，故原本的第一冊變爲第二冊，以下類推。補寫冊的封面僅以朱筆記其冊次。

現冊次的第十四、三十五冊（收於本影印本的第三、七卷之冊）的封面，誤倒裝訂。雖然題簽和小題（卷六一～六五禮二～二五和卷一六一～一六五兵一四、一五，刑法一～三）都正確無誤，然而，朱筆所書現冊次乃誤記，大概是李朝補抄時就已經裝訂錯了。本書按照現在的樣子裝訂。

宋版《通典》有現存的此北宋版本及其翻刻的天理圖書館等館藏的南宋版本，據此看來，爲五卷一冊，共二十冊。如本書的書口（）所示，版心標示的頁碼，爲一冊五卷連綴。書首僅有貞元十年的《進通典表》（本影印本第一卷第一四一～一四二頁）和李翰的《通典序》（同上第一四三～一四四頁），而沒有總目錄。現在根據大字的朝鮮活字本補上總目錄，合爲四十四冊。

版式及其他 《進通典表》僅保存於宋本，其末行有「貞元十年 月日表上」八個字，衆所周知，這成爲判斷《通典》撰著時間之一說的根據。本版本的「貞」字沒有缺筆（同上第一四二頁），而南宋本反而清楚可見末筆殘缺（參見上揭插圖）。

從李翰的《序》起，第一冊通冊皆有頁數，卷一首頁爲「二」。李翰的《序》亦曾補抄，因而重複，南宋以後的版本在文中補入二十九字，幸而可以相互比較（參見下面插圖）。也就是說，在北宋本背面（同上第一四四頁）第一一行上方的「累紀而成」到「近代學士」之間，亦即第六字與第七字之間，插入「杜公亦自爲序」以下二十九字，補抄本則爲第七頁第二行開頭至第三行第十二字。此



南宋本《進通典表》（第一冊首頁） 天理圖書館藏本

僅過十人。下面區分原刻和補刻，按照姓氏筆劃排列^①。

原刻本

二劃	丁
三劃	小七、小汪、小嚴三
六劃	印顯？、安
七劃	何、吳、希、汪、汪小、貝、周、周祀？、周亮、奉、迪
九劃	姜、胡九、胡祐、胡遂
一〇劃	徐、郎
十一劃	張、許、陳
十二劃	華、遂
十三劃	絳
十四劃	趙、趙政、錢
十五劃	潘、鄭希、鄭遂
十六劃	盧
十八劃	戴、顏
二十劃	嚴、嚴肅

補刻本

二劃	八
四劃	牛
九劃	胡
十一劃	許
十三劃	楊詢
十五劃	蔣
十六劃	擇
二十劃	嚴

其中，「胡、許、嚴」為原刻本和補刻本共有的，這些姓的刻工，不管哪個時代都不少見，僅此單字難以作為判斷是否為同一人的根據。同樣鈐有「高麗國十四葉」印章的《重廣會史》裏可以見到「奉」和「姜」姓，同類的《中說》可見「奉、姜、郎、趙、嚴」，而據真福寺影印集，《禮部韻略》內有「安、徐、許、陳、華」，《廣韻》則有「安、徐」，雖然同為北宋後期刊本中見到的姓，但依然不能徑將他們等同視之。

島田翰曾經在《古文舊書考》卷四「通典」條中，以上述刻工為根據，認為此為高麗刊本。其實，朝鮮刊本說早已由小島學古提出過（見《經籍訪古志》卷二「新雕入篆說文正字」條），島田翰對此表示贊同，並根據紙墨、刀法摺刷和裝潢三點判定為高麗刊本。裝潢確實為高麗李朝的樣式，作為證據，還可以舉出首頁縫心處有刻着高麗府名稱的「南原府摹印」，故為高麗翻刻本，其刻工有與《通典》相同的徐開、趙政二人。此外，同書卷二北宋英宗朝刊《春秋經傳集解》二卷殘宋缺民字本「有鄭遂」的名字。

① 日本漢字字形筆劃與我國稍有差異，故個別姓氏排列亦有不同。茲按原著翻譯，以下均同。——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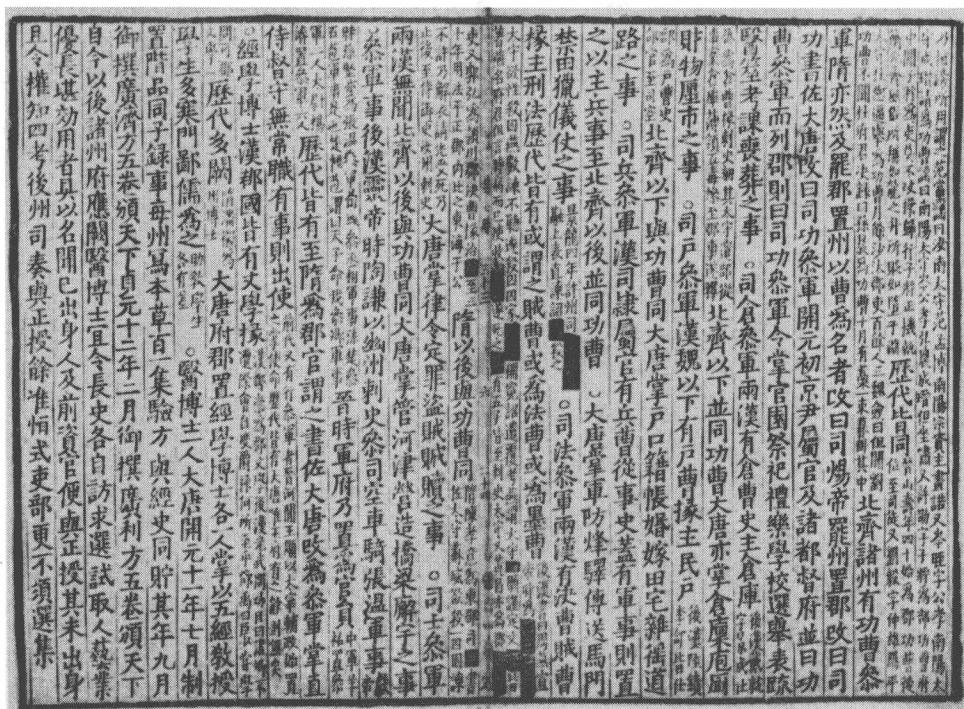
原刻頁已經有若干個打墨釘的地方，補刻頁當然有更多處。南宋本大致在此處補上該有的文字，相反，如原本卷三三、第七冊第二十四頁，北宋本沒有問題之處（影印本第二卷二六一—二六二頁）却出現計十八字篇幅的墨釘（參照插圖）。

關於本文，玉井是博（《論宋刊本（大唐六典）與（通典）下》，載《支那學》七—三，一九三四年；收入其著作《支那社會經濟史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四〇年）和仁井田陞（《通典》刻本私考》，載《東洋學報》二二—四，一九三五年）兩氏分別依據傳增湘（著錄南宋本和明朝無刊記本，現藏北京圖書館①）和竹添進一郎（著錄北宋本和殿本系統的廣東學海堂刊本，現藏靜嘉堂文庫）的校宋本，增加武英殿本、元、明刊本三種進行校勘，證明宋刊本的優點。本書將在後面附錄《選舉典》六卷的對校一覽表，重新探討這個問題。但總的來說，和兩位先生的結論沒有不同。

書紙嚴重變色，說是黃色，却呈茶褐色，一面顯現出斑點來，與有高麗國印的《說文正字》等同樣，橘井清五郎、長澤規矩也氏認為是李朝使用川芎粉末作防蟲劑的緣故。本書用彩色表現這種狀態（插圖第四頁），但是，和實際情況相比，茶褐色偏濃。在黑白色的書頁中，由於擔心顏色重處與文字同色而變得不清楚，所以另外加用別的鏡片拍攝，再錄於各卷後面，這樣做應該會比預想的更好些。

附記 《食貨》、《選舉》和《職官》三典，以及《禮典·序》前半的一部分，用朱、青、墨三色施以句點、圈點和旁點或旁綫，行間及眉上記錄與他本的校勘

① 北京圖書館現已改名為國家圖書館，不再出譯注。——譯注



南宋本卷三三第六頁(第七冊第二四頁) 天理圖書館藏

記。朱色和青色相同筆迹，墨筆僅限於卷一至卷三中的部分書頁，校記中的「作」字青、朱色一般為行書體，而墨色却幾乎都是楷書，讓人覺得出自不同手筆，但是，也有極少數筆迹相似的行書體例子，而句點交替換色大體出現在翻頁之處，可以視為同一筆迹。

關於對校所用的本子，校記中僅作「一本」、「二」，未曾明示，但是，如後述可以判明為無刊記的明版和武英殿版。

卷十末尾影印本第一卷三一六頁有附箋，上半二行以青筆作「遠孚利務之一本」作遠爭利務民之，下半三行以朱筆書「一本遠浮利」務民之義々禮「立則人化上」。此為前兩頁（同書三一二頁）第二行末字以後句子的校記，前者之「一本」為明版，後者與殿版的文字相吻合。此外的校記，約半數所據為三種明版或朝鮮活字版及殿版之一種，特別是與殿版一致者遠遠超過三分之二，殿版與北宋本相同者必為明版。

但是，校記並不是那麼嚴密，北宋本與上述二本字句相異而未出校記者，不在少數。關於這一點，如《選舉典》，對照校勘表即可明白。

由於殿版為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的刊本，據此作校勘，必不在李朝，而應是江戶時代後葉我國（日本——譯注）所為。如後述，此北宋本於文化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七年）收入紅葉山文庫時，已經記錄了「書中有用紅青筆校正之處」的書籍來歷志，故其年代更可進一步限定。然而，因為大部分文字均以北宋本為是，故此「校正」不能不說幾近徒勞。

藏印和傳入 藏印除了近代的「祕閣」圖書之章和「宮內省」圖書印二枚外，原本每冊首面下方鈐有「經」方印，於每冊尾部鈐「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長方印。如彩色插頁清楚所示，前者為篆書，後者為楷書，皆為朱色，印刷色彩比實際更深，相對而言，高麗國印較淡而古雅。此高麗國印的尺寸為六點六×三點六厘米，大致位於二十五字印文中央的「建」字末筆，以及「之」底的下方形顯缺筆，此乃避高麗太祖王建之諱。

研究結果，高麗國印為肅宗六年（公元一一〇一年），而經筵印應是李朝世宗（公元一四二九年）的印章，關於這一點，我將另作論述。

如前所述，這兩方印也見於《新雕入篆說文正字》、《重廣會史》和《姓解》，曲直瀨氏認為，《說文正字》和《姓解》還鈐有「養安院藏書」印章，故為傳入高麗李朝的北宋刊本，於文祿慶長之役（十六世紀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戰爭——譯注）由宇喜多秀家帶回日本。

其中，《通典》收藏於江戶城中紅葉山文庫的時間，遲至文化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七年），其間的經過，見於林遼（復齋）等撰《重訂御書籍來歷志》卷二所作的說明：

此書收藏於民間，因林大學頭銜上言而於文化十四年收藏。

「文化三年丙寅十二月以來新收書目」中，以此《通典》北宋版四十四冊「開頭，登錄了二十八部」十四年丁丑八月新收」的書籍（福井保氏認為其中有翻印本，見《北之丸》十，一九七八年）。但是，其「來歷志」却稱：

卷百至卷二百散逸，書寫。

多少令人置疑。

補寫 補寫的八冊的封面，與北宋刊本相似，然而，唐葡萄花草紋更加清晰可見，且以朱筆書寫冊書，此外，完全沒有題簽和墨書，看得出裝訂的年代稍晚。

序目和本文都是九行十七字，第一冊在李翰序之後，是長達六十四頁的總目。目錄有各種編排方式，本書也頗費苦心，它甚至包含了字句、小字和換行等複雜的形式，形式完全一致的有蓬左文庫所收的朝鮮活字本。而且，儘管北宋版已有李翰序和卷一〇九、一一〇，但依然重複補寫。大概是在補抄北宋本所沒有的總目及其他缺卷的時候，整冊地抄寫了包括上述部分的朝鮮本。亦即爲了補北宋本所沒有的總目，也抄寫了朝鮮本相同的第二冊，爲了補抄闕佚的卷一一一，也抄寫了同冊內的卷一〇九和卷一一〇。

蓬左文庫爲保存有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宣賜記的原裝善本，此據其第一冊、第四十二冊與補寫的兩冊內容一致可知。而且，其卷一一二、一一五、一一六、一一八各裝訂爲一冊，也和補寫本相同，另一方面，由於未抄寫含卷一二一的朝鮮本第四十五冊，或者是補寫之後佚失，故闕卷一一九和一二〇兩卷。

據此可知，補寫本所據爲嘉靖三十九年（公元一五六〇）刊朝鮮活字本，是與蓬左文庫本裝訂相同的本子。八冊的封面也屬於李朝風格，筆迹略新，應該也是該時期的東西。此北宋本《通典》如果是文祿慶長之役後傳入的，則其補寫年代可以限定在公元一五六〇到一五九二年約三十年間。

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印

如前所述，從字體、行格及避諱缺筆等分析，此《通典》無疑屬於北宋刊本。刊記未存以及刻工名字沒有可作爲判定依據者，故「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的印章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此印章屢屢被提到，多有論證，茲整理諸說，再作研討。

「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之年，爲高麗肅宗孝明王六年（公元一一〇一年），乃宋徽宗及遼天祚帝統治期間。固不待言，高麗因爲臣屬於宋或者遼朝而沒有自立年號，這也清楚地反映在藏書印上。一般而言，在高麗史上，衆多高麗史籍雖然以肅宗爲第十五代，却作「十四葉」，這是因爲其甥獻宗在位一年即退位禪讓，一年後，獻宗死去而未立廟號，推測是肅宗未將他算入世系中（稻葉岩吉《關於〈重廣會史〉的印文——論高麗世系》，載《史學》七—三，一九二八年）。

關於辛巳年藏書的印章製作，《高麗史》卷一一《世家十一·肅宗一》於其六年條裏有相關的記載：

春正月丁卯，制以九經子史各一本，分署臺省樞密院。

二月戊午，御重光殿，閱書籍。

三月壬申，制以秘書省文籍板本委積損毀，命置書籍鋪於國子監，移藏之，以廣摹印。

肅宗即位以後，多次檢閱圖書文籍（元年七月、四年四月），對典籍頗爲關心，因此完全有可能整理王府的藏書並製作此印章。此後過了三個半

世紀，亦即李朝世祖九年（公元一四六三年）五月，行僉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在回答世祖垂詢時說道：

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九年」，一曰「高麗國御藏書」。（《李朝世祖實錄》卷三十）

持相同說法，而後面一方印章不為世人所知。但是，舊朝鮮總督府所作《朝鮮史》稱：

二月二十七日戊午，御重光殿閱書籍，鈐印之。印文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凡二十五字，三行。（第三篇第二卷）

將此印章的製作與二月戊午在重光殿閱書聯繫在一起，過於輕率。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當年六月高麗獲得了想望已久的《太平御覽》並入藏。《高麗史》同年六月條和卷九六《吳延寵傳》記載：

（六月）丙申，王報、吳延寵，還自宋。帝賜王《太平御覽》一千卷。

吳延寵……肅宗五年，與尚書王報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太平御覽》，宋人秘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也。」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

當時，宋朝因為受到北方遼的威脅，所以對能够通过制度、近代歷史、地理等文籍獲知國情的圖書，採取了上述禁止輸出的政策。雖然現在看來難以理解，但在當時《太平御覽》就是其代表性的圖書之一。另一方面，高麗為了規範統一的王朝，所以非常希望獲得《太平御覽》，十餘年間，不斷懇請，但都遭到拒絕。其中曾於元祐八年（公元一〇九三年）受阻於蘇軾三度上表的強硬反對（《東坡奏議》卷十三，《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這一次是因為上一年五月派往宋朝祝賀徽宗登極的吳延寵的努力才最終圓了長年的夢。

誠然，沒有證據顯示獲得上述《太平御覽》與收藏章有直接的關係，然而，充實藏書及其整理，以及新印章的製作，恐非偶然。

而且，若作進一步的推測，則此《通典》恐怕也是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中的重要一部。

此前高麗向宋朝請求的書籍，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〇—四八二「哲宗元祐八年正月辛丑、二月辛亥、三月甲辰」條及卷五〇六「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丁酉」條、《東坡奏議》和《高麗史》卷十「世家宣宗庚午七年十二月」條的有：

九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北史》，《歷代史》，《資治通鑑》，《開寶正禮》，《太學敕式》，諸子，《聖惠方》，《陰陽地理》，《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

等等。九經、古代史、諸子、醫、曆、陰陽和文集之類，本來不屬於禁書對象，景德三年（公元一〇〇六年）九月發布禁書令之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六四，《宋會要·食貨三八·互市》，主要以遼為對象，對高麗同樣不嚴厲，雖然蘇軾強烈反對，但顯宗十八年（宋天聖五年，公元一〇二七年）仍然可以見到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進獻書冊五九七卷的記錄。而且，靖宗八年（宋慶曆二年，公元一〇四二年）還讓東京副留守崔影等人刊刻《唐書》（《高麗史》卷六），當時《新唐書》尚未成書，故應為《舊唐書》，但此書似乎尚未刊印，所以應是底本的抄本，大概也是在宋朝得到的。就這樣，從三國時代以來，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頻繁地輸入，高麗擁有相當數量的漢籍，包含從唐五代帶回的寫本及其轉抄本。根據《高麗史》記載，在靖宗和文宗時代，各地相繼刊刻許多書籍，遍及四部。其中多有秘閣大量收集的藏書，如《開寶正禮》、《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等最新編撰的鴻篇巨製，雖然曾經一再懇請却被蘇軾等堅決拒絕的書籍。

到了肅宗時代，其三年獲得了《開寶正禮》（《高麗史》卷十一），而《冊府元龜》刪除一部分後也依前例於翌年獲准輸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六「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丁酉」條）。接着，於六年辛巳歲頒賜《太平御覽》。《資治通鑑》沒有獲得准許，或許是宋朝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但是，不可否認其禁令有緩和的趨勢。順帶一提，在《太平御覽》傳入朝鮮的第二個月，亦即建中靖國元年七月，蘇軾去世了。

在《續資治通鑑長編》、《高麗史》和蘇軾的奏議中，《通典》都沒有出現在希望購買或者禁書的名單裏。然而，作為政書，尤其是其後半部有禮、兵、刑、州郡和邊防諸典，故其內容和性質與前述三書相通，相似部分不少，完全可能被列入禁書的對象。如前面介紹版式時所述，此北宋本有補刻，應在相當晚的北宋後期，屬於頗近於辛巳歲建中靖國元年的刊印本，而其歸高麗王府所有，應可追溯到此年，最多相去數年。所以，《通典》也和《開寶正禮》、《冊府元龜》及《太平御覽》一樣，有這樣一段經過，而後被蓋上「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印章，此推測當無大誤。

鈐有「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印章的本子，《經籍訪古志》卷二「小島學古云」列舉了《說文正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和《姓解》五本，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四則在此之外再增加《荀子》和《列子》。他們兩位都認為這些是高麗刊本，其中，除了《荀子》和《列子》，現存六本，《說文正字》、《通典》、《姓解》，此外的《重廣會史》都鈐有此印。前面已經提到，這些書籍中，《通典》、《姓解》和《重廣會史》在裝訂上也幾無二致。《御注孝經》和《文中子》有可能在重新裝訂時失落此印記。下面六本書，應可視為辛巳歲建中靖國元年秘藏於高麗王府的北宋刊本。

新雕人篆說文正字

一冊

藏於御茶水圖書館

姓解

三卷

宋邵思撰

三冊

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

重廣會史

一百卷

二十冊

藏於尊經閣文庫

孝經

唐玄宗注

一冊

藏於宮內廳書陵部

中說

十卷

隋王通撰 宋阮逸注

二冊

藏於宮內廳書陵部

「高麗國十四葉」印章鈐在前面三種書冊尾部，書首蓋「經筵」印的，除上述書之外還有《中說》。《說文正字》和《姓解》還鈐有「養安院藏書」（長

方形)和「養安」(鼎狀)兩種印章,反映了李朝——↓字喜多秀家——↓曲直瀨正琳的收藏經過。

就字體而言,《孝經》與《通典》最相似,《姓解》、《中說》以及《說文正字》稍細;《重廣會史》的字體和《通典》補刻部分較近,它們的特徵是共同的。

除《重廣會史》之外,避諱缺筆都止於仁宗朝,而未及於英宗以後。其中,《孝經》的「通」字明顯缺筆,據收藏者狩谷掖齋考證,從仁宗初的乾興(公元一〇二二年)經過天聖到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年)由劉太后執政,其間,避太后父親的諱,此即其例,故可推斷為天聖明道間的刊本。誠然,《重廣會史》除了有一次於英宗署名處缺筆外,還在北宋末代的欽宗的「桓」和南宋第二代的孝宗名諱「慎」字缺末筆,各有一例。但是在,《重廣會史》全書中,此外還有「桓」字九六處,「慎」字四九處以上,均為全筆,雕版粗糙的此書並非避諱,而是過失。書中一般文字缺一筆或者數筆的例子,並不少見。避諱缺筆止於仁宗(起自公元一〇二三年)乃至英宗朝(止於公元一〇六七年),據此認為是徽宗以前的刊本,當可成立。

在《重廣會史》和《中說》裏可以見到少數刻工的名字,但皆為單字,如前面介紹《通典》刻工名字時所述,兩者雖有同姓者,如奉、姜、郎、趙、嚴等,但不能斷定為同一人。

以上鈐有「高麗國十四葉」印章,或者曾經鈐有此印的五種書籍,雖然沒有能够積極證明它們為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以前刊本的證據,然而,也沒有更多能够加以否定的材料,而且,它們明顯不同於南宋刊本,從版式綜合來看,共通的因素不多,所以,包括《通典》在內,可以將它們視作十一世紀中期乃至後期的刊本。

經筵印

據我管見,「經筵」一詞在《高麗史》上始見於「仁宗壬子十年(公元一一三二年)甲戌」條(卷十六《世家十六》),仁宗御經筵講論經義,並聽臣下進講。這成為官制要到高麗末期,筵也稱作書筵,至恭讓王二年(公元一三九〇年)將已設置的書官、侍學正式改稱為經筵,置領經筵事、知經筵事和講讀官(卷七六《百官志一·實文閣》注)。

李朝繼承此制度,太祖於元年(公元一三九三年)七月即位後,隨即制定文武百官之制,置知經筵官,皆兼掌進講經史事(《李朝太祖實錄》卷一)。然而,創業當初,國事多端,故實際未能實現,雖有諫官之請,太祖坐經筵聽講《貞觀政要》、《論語》和《禮》要等到其在位七年,已屬末年(同書卷十五)。其後,定宗和太宗不時到經筵講論或者舉行各種活動,世宗更為熱心,即位即注重經筵人事,旋開經筵,聽講《大學衍義》(《世宗實錄》卷一「即位年八月、十月」條),而後頻御經筵。其二年三月甲申,曾計劃修改其制,充實內容(同書卷七),至十一年(公元一四二九年)三月壬申,史稱:

集啓殿啓,經筵所藏書冊,不可無標記。請以「經筵」二字作圖書,每卷著標,又以「內賜」二字作圖書,如有賜者,著標以賜。從之。(同書

製作經筵印章，鈐於藏書（中村榮孝《論朝鮮官版的內賜記和國王印》、《朝鮮學報》二十五輯，一九六二年，收於《日鮮關係史的研究》下，朝鮮古版印刷）。

因此，《通典》等還鈐有「高麗國十四葉」印章的書籍，兩枚印章的鈐蓋，跨越兩朝三百餘年。

鈐有經筵印的書籍，除了《通典》、《說文正字》、《姓解》、《重廣會史》和《中說》之外，還有內閣文庫所藏李朝庚子活字本《戰國策》十卷（卷六補寫，缺卷七、八）四冊（世宗朝，一四一九—一四五〇年刊本）和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李朝翻刻南宋嘉定九年序杭州德夫刊本《溫氏隱居助道方服藥須知》一冊等。以上都在製作此印前後，或者鈐於此後的李朝時代的刊本之上，顯然是不同於高麗朝的李朝王府的藏印。

關於兩書的鈐印，《經籍訪古志》和《古文舊書考》已經作了論述，然而，島田翰更列舉洪武之《播芳續集》（內閣文庫藏李朝乙亥活字本《聖元名賢播芳續集》六卷，一冊，有洪武六年柳珣等的官銜）和建文之《孔子家語》（御茶水圖書館藏建文四年李朝樸岑刊《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六卷，元王廣謨撰，二冊）未鈐經筵印，故為虛言惑眾。

二、各種版本

① 南宋刊本（覆北宋刊本）

初期的南宋本忠實地翻刻北宋本，現存一百七十四卷殘本，藏於天理圖書館，極少數零散的本子，分別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和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中央研究院」只有一本五卷為原刻本，其他都是南宋前期或者中期以及元朝的補刻本。本書北宋本缺卷中，大約十六卷採用此天理本來補缺。

天理圖書館藏本為江安傅氏雙鑒樓舊藏，南宋初期刊印，存一百七十四卷（缺卷三六—四〇，一四七—一五〇，一八四—二〇〇），三十六冊，如下所示，乃合兩種版本而成。

A（南宋前期）修

存一四〇卷 二十八冊

（卷一—五，二六—三五，四一—一〇〇，一一—一四五，一五一—一八〇）

B（南宋前期、中期、元）遞修

存三十四卷 八冊

（卷六—二五，一〇一—一一〇，一四六，一八一—一八三）

根據傅增湘《校宋本通典跋》（《圖書館學季刊》三一、二，一九二八年），《藏園群書題記》卷三，一九三八年）稱，他曾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夏，從揚州寶應舊家獲得A本，嗣後又取得B本相湊。